

李維史陀的結構人類學

——「結構主義之父」評介

葉春榮

書名：結構主義之父——李維史陀
譯者：黃道琳
出版：臺北：華新出版社
民國六十五年，一七六頁

Claude Levi-Strauss. By Edmund Leach.
Fontana Modern Masters. London Fontana
Collins, 1970; 2nd. ed., 1974.

(一) 前言

近幾年來，「結構主義」這幾個字常被提起，除了人類學界，在文學批評、神話分析、心理學、哲學等方面，「結構主義」也老是掛在人家的口碑上。

儘管時有人提，但什麼是結構主義，却人言人殊。一直到黃道琳翻譯的這本書出版之前，國內也一直未曾有人好好介紹過。民國五十年，衛惠林教授在臺大考古、人類學刊一七一—一八期，寫過一篇介紹李維史陀「結構人類學」(Anthropologic Structurale, 1966)這本書的評介，可說是國內介紹結構主義的嚆矢。以後趙雅博先生在「廿世紀哲學流派」(一九七〇，哲志出版社)一書裏，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談構成主義(即本文所說的結構主義)；接着「哲學與文化」上也登載過幾篇談結構主義的文章。哲學家從西洋哲學史的角度，來衡量這一新興學派，對其是非曲直的判斷，筆者在這兒不敢妄置一詞；然而有一點不吐不快者，即哲學家喜歡危言聳聽，老是用這樣的句子：「晴天一聲霹靂，宣布了存在主義的死刑。」「一夜之間，巴黎學術界的重心易位。」一個學派的建立並非一朝一夕，而其式微，怎會毀於一旦？好像哲學界也跟商場一樣，有一夜之間破產易主的風險。

人類學界對結構主義的介紹，自衛先生之後沉寂了十年。一直到最近，臺大考古、人類學會出版的「人類與文化」上，突然風起雲湧的，出現好幾篇談結構主義的文章，而其間，論功力自以本書譯者黃道琳為個中翹楚，他的碩士論文就是結構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探討。因此，以本書來說，黃道琳的翻譯，在國內可說不作第二人想。

(二) 淺談結構人類學

李維史陀所要探索的，簡單來說就是想了解人性的基本結構，想了解人類隱藏在語言、親屬稱謂、烹飪、餐桌禮節、藝術、神話……這些表面現象之下的人性，到底有什麼共通點。文化是心靈的外衣，每個民族所顯示出來的文化固有不同，然而只要是人，其內心深處一定有普通的地方。依照李維史陀的說法：「人類文化的普同性，只存在於結構的層次，而從未存在於表象的層次。」（頁三一）。

李維史陀認為人類語言是文化中最無意識、最為自然的表現，於是從語言學中找借鏡。他在紐約社會研究所任職時的同事雅各森（Roman Jakobson, 1896-）是位傑出的語言學家，研究兒童語言的學習及失語症，歸納出一些人類語音的共通性。他認為兒童學習語言，最早學會母音跟子音的區辨，因為二者的對比最為鮮明。在母音裏頭，a、i、u正好在母音三角形的三個頂點上，是對比最明顯的三個音；同時，人類自然語言中，通常至少都有三個母音，a、i、u正是最常見的三個母音。在子音裏頭，塞音是最基本的子音，也是跟帶音的母音形成最強烈對比的子音，每個自然語言至少都有兩個塞音（但有很多語言沒有擦音），最常見的三個塞音即為p、t、k。

李維史陀借用了a、i、u及p、t、k所構成的三角形（頁三三—三五），代表這是兒童對語言學習最基本的認識，也是全世界數千種語言中普同的一面，用來推衍人類文化的「文化形像」。譬如烹飪，每個社會都用不同的烹飪方式來處理食物，然而食物之為生、熟、腐爛，則是每個社會都相同的（頁三六—三〇）。

李維史陀理論裏頭，源自語言學的另一項觀念，可追溯到日內瓦學派的語言學大師梭許（

Ferdinand de Saussure, 1857-1913)。李維史陀透過人類社會行為的表層現象，要探索隱藏在人類內心深處的人性，正如梭許語言 (langue) / 言辭 (parole) 的區分 (頁五四)。個人的言辭 (parole) 只是語言的表面現象，講話的聲調可以高昂，可以低亢，可以娘娘腔也可以嗲聲嗲氣，但並不會改變語言 (langue) 的體系。

梭許的語言理論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，即是屈折體系 (paradigmatic) / 統合構造 (syntagmatic) 的分別 (頁五六)。我們用簡單的例子來說，在「1……牛奶」的句子裏，我們可以填入瓶、罐、磅、口、公斤、桶……等等，而瓶、罐、磅……這些字所構成的置換，就是「屈折體系」。這個句子裏頭，每個字的組合，就是「統合構造」。

屈折變化與統合構造，是李維史陀的理論裏頭，很重要的一組觀念。李區在這本小書裏，引用巴爾特 (Roland Barthes, 1915-) 所舉的例子，更清楚的說明這一概念。譬如從人的衣着來說，帽子、上衣、裙子、鞋子這麼一套服飾，就如同統合構造；而單項的變化——以帽子來說：軟帽、瓜皮帽、頭盔、狹邊小圓帽……——則是屈折變化。統合構造及屈折體系這兩個軸所構成的空間，就跟樂譜一樣，由上而下的每一列表示一種樂器 (屈折體系)，由左而右音符所構成的旋律，就如同統合構造。事實上整個樂譜的形式，把它抽象化之後，不就跟代數裏的矩陣一樣？這些都是李維史陀一再舉述的例子，也是李維史陀分析神話、親屬結構的觀念架構。

神話的研究，是李維史陀最為輝煌的一項成就，固然其整套論點的得失如何，我們在目前還不能下定論——李區把它比做跟佛洛伊德對夢的解析一樣，有其魅力，也有其弱點 (頁六五)——但是皇四巨冊的「神話邏輯」 (Mythologies)，在人類學界來說，顯然是唯一可以媲美弗萊哲 (Sir James George Frazer, 1854-1941) 不朽的「金枝篇」 (The Golden Bough) 的巨著。

李維史陀大量利用美洲印地安人的神話，這些民族沒有文字，沒有歷史。李維史陀認為「神話並

不存在於具有年代順序的時間之中」(頁六六)，神話的境界是不受時間限制的，非但不受時間的限制，根本就是人類思考運作的自由發揮。李維史陀就想從這種自由發揮的表面現象之下，找出人類心靈的運作法則。李維史陀說：「如果在神話的領域裏，人類心靈也受法則的支配，那麼我們就有理由相信：在人類所有其他活動的領域裏，人類心靈也受到法則支配。」從這兒我們已經可以很清楚的看出，李維史陀爲什麼如此的倚重神話！換句話說，他的真正興趣，並不在於研究神話，而是想從神話的分析中，清理出人類自然心性的基本結構。

神話的分析，在李維史陀之前，人類學、心理學、語言學各學科，已有相當多的學者從事研究。李維史陀另闢蹊徑別樹一格，但他並不強調他的理論才是解決神話之謎的唯一方法。只是他分析神話的技巧，加上巴爾特在文學批評中的多方應用，又爲今天談文學批評的人多開了一條路，這倒是結構主義發展史上，意外的一項成就。

李區把李維史陀的全部著作比做一顆星，這顆星向三個方向發出亮光，那是親屬理論、神話研究、初民思想的分類模式論(頁四—五)。就李區的背景來說，他最有心得的應該是親屬理論，當然這也是人類學家所專長的問題。

李維史陀認爲，人類的婚姻關係，是女人的交換，就如同人類的經濟行爲是貨品的交換；人與人的溝通，是語言訊息的交換一樣。(李維史陀交換女人的理論，曾被國際學界批評爲「反女性主義者」anti-feminist，這是題外話)，人類不跟自己血親接近的女人結婚(即亂倫禁忌)，就是因爲要與別人交換；把自己的女人嫁出去，換別人的女人回來。這種交換的情形發展到形式成法則，最常見的就是交表婚(cross-cousin marriage)，因爲交表婚的法則，正是嫁出去一個女人，必能換回一個女人的最佳方法。

李維史陀關於親屬的理論，主要奠基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「親屬結構」一書，近三十年來，人類

學界對李維史陀的說法，一直爭論不休。李區在這方面，有其獨到的心得，所以李區把它放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來討論，正也是中國人壓軸的意思。

(三) 李區與原著

本書的作者李區 (Edmund Leach, 1910-)，是英國當代的人類學大師。一九三二年劍橋大學畢業後，到上海住過五年，一九三七年到過蘭嶼，也寫過好幾篇介紹蘭嶼雅美族的文章，使雅美人在國際上名聞遐邇。一九六七年他曾為英國廣播公司做一連串的人類學演說，一九七二年起，擔任英國皇儲查理王子的人類學老師，並合作拍電影，使李區一時聲名大噪。

李區年青時受業於馬凌諾斯基 (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-1942) 及弗斯 (Raymond Firth, 1902-)，這兩位頂頂有名的大師，是人類學史上功能學派的先驅。李區浸淫其間，其思想受功能學派的影響非常深刻，但是結構主義崛起時，李區却很快就能掌握其精神與動向，這正是高手過人的地方。

在這本書裏，李區不但以淺顯的文字，對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作了空前清晰的介紹，並且不時提出自己的意見，(譬如對李維史陀二元對立觀念的批評，頁一四六)，顯示他對李維史陀並非一味的盲從；也由此得見，他對結構主義精湛深入的研究與了解。

這本書裏，使人未能感到滿意的一段是，李區引入雅各森的語言理論，但是對母音、子音三角形模式如何構成？李維史陀為什麼要採用這模式？又如何推衍到人類文化的探求？諸如此類的問題，有點語焉不詳，像是未掌握到雅各森語言理論的精髓。

再者，就人類學的立場來說，我們要了解的是李維史陀分析神話的精神及意義，至於他用怎樣的

技巧倒在次要。李區在本書裏，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介紹李維史陀分析伊底帕斯的例子，而對於整個神話理論的立論所在，却着墨不多。雖然不能說是本末倒置，却給人有輕重不分的感覺。

可能因為這只是一本通俗性的讀物，李區在書內並沒有參考大量的文獻。譬如烹飪三角形的建立，曾受到法國語言家 Georges Mounin 的批評（其後又有 Marshall Durbin 的答辯）；再如「阿斯底瓦的故事」（頁七〇），先後有許多學者就民族誌的材料提出批評，李區則未及一二兼顧，這是使人感到遺憾的。

在薄薄一本袖珍型的小書裏，要清楚的介紹李維史陀的學說，自然很難面面俱到：就一本進階性的讀物而言，無疑的，這本書仍是相當成功的。

（四）黃道琳的中譯本

這本書李區的原著在一九七〇年出版，一年後日本就有東京大學教授吉田禎吾的日譯本問世（新潮社印行）；黃道琳的中譯本則在一九七六年出版。就時間來說，我們雖然慢了一大步，實際上還是可以理解的。日本的人類學家數以百計，而我們二十幾年來，就只有臺大的考古、人類學系一脈單傳。套句經濟學的話是，市場的需要量，遠比日本為少。

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：這本書本來是 Fontana/Collins 書店出版的「當代大師」（Modern masters）叢書的一本，這套叢書包括當代知名的小說家卡繆、哲學家羅素、維根斯坦、語言學家杭士基（Noam Chomsky）、心理學家佛洛伊德、榮格（C. G. Jung）、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等等。可有那一本譯成中文？相形之下，黃道琳的譯本還是先拔頭籌呢！

在本文開始，筆者已提到這本書由黃道琳翻譯，可謂得人。詳細讀過本書的人，一定會深深體會

到，譯筆極為流暢，就像普通中文著作一樣，一點沒有一般西式中文詰屈聱牙的毛病。就翻譯來說，可說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好譯本。

譯文內有幾個不算錯誤的地方，筆者覺得不妨稍作修正。李區引用雅各森的話說：「隱喻以類似的認識為基礎，換喻以連接性的認識為基礎。」（頁五六—五八），「類似」及「連接」在下文譯成「相似」及「接觸」（頁五九，六行），前後不一致。

李區討論這一段時，用 Syntagmatic 及 paradigmatic 兩個觀念，譯作「統合構造」及「屈折體系」，不算貼切。尤其後者，paradigm 雖然有屈折變化的意思，在此却覺得彆扭。或者不妨仿照統合構造的例子，譯成「範例構造」。

李維史陀行文很喜歡引用數學名詞，也很喜歡把錯綜複雜的現象，約化成數學公式。從李區的書裏，我們隨處都能領教到李維史陀這套抽象思考的本領。譯文中有幾處跟數學有關的手民之誤。「並不因為 i 是虛數，因此就比 x 更令人興奮」（頁一一四），此處漏掉 ix ，「例如十與一（正與負）」， $\log X$ 與 e^x ……（頁一一〇），這兒不只是譯文排錯，連李區的原文也把 e^x 誤成 x 。 $\log X$ 與 e^x 正好是對稱於 $x=y$ 的兩條拋物線，而 $\log X$ 與 x 則不成對稱。如同李區所說的，這是「只有特殊的專家才使用」的抽象思考，且不在這兒細談。

其他一些筆誤，如把佛洛依德誤為弗萊哲（頁一一）；音高 (pitch) 誤成音調（頁三四）；鼻音譯成鼻子音（頁四七），「現代雜誌」的原名，漏了 Temps 一字，雖然無傷大雅，實是白玉微玷。這是一本值得細細品嚐的好書。雖然有些文字難懂，正因為其含義深遠，才值得讀者一再咀嚼。

(五) 結 語

李區及李維史陀固然都是當代出名的出名人類學家，然而對一般讀者而言，可別渴望由這本書裏懂得多少人類學。因為就人類學的領域來說，李維史陀的理論可說是屬於形而上的層次。但是細心一點的讀者，說不定可能從李維史陀試圖從不同文化的比較，脫去人類文化表面現象的論證裏，體會到人類學家多方採集土著民族文化的意義。由這兒也可了解到一點：人類學所研究的是文化，而社會學家所研究的是社會現象，這是兩個學科精神不同的地方。

人類學家非但研究自己文化，也研究土著文化；土著文化就跟鏡子一樣，使人們更易於發現自己。李維史陀的研究告訴我們，儘管人類表面的社會現象複雜多樣，然而不論是文明人或土著，其內心都具有共同的模式，都能够分辨抽象的意義。荀子非相篇說：「人之所以為人，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，以其有辨也。」荀子強調人之「有辨」的說法，不也是相當富有結構主義的味道嗎？

本社叢書 郵購九折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文學探索(再版) | 林柏燕著 | 三五元 |
| 冷血(五版) | 楊月蓀譯 | 五五元 |
| 故國神遊第一集(三版) | 華振之著 | 四五元 |
| 尋找另一扇窗(五版) | 呂秀蓮著 | 四〇元 |
| 一個讀書的故事(再版) | 亮軒著 | 三〇元 |
| 葉歸何處(四版) | 簡宛著 | 三〇元 |
| 新起的一代(再版) | 殷允芃著 | 四五元 |
| 美國衆生相(再版) | 楊月蓀著 | 三五元 |